

民初湖北軍政人事問題

萬耀煌

——陳言先生「妙人妙事妙文」讀後

茲閱中外雜誌社六十四年八月號所載陳言先生「妙人妙事妙文」一文，內容中「省長開缺」所述人時地事顯與當年事實不符，耀煌身為鄂人，對民國初年湖北之軍政情形，不論其表面與內幕，都是耳聞目睹，大部份更是身歷其事，思先賢風格之崇高、清白，不得不以帶病之軀，挺身而出，將當年實情公諸於此，以彰先賢盛德。

陳文「省長開缺」一段，謂黎元洪任夏壽康為省長，離事實太遠。

按民八黎已退隱天津，當時大總統為徐世昌，此人、時、事均與事實不符之處。按當時民元壬子年，黎元洪以副總統兼鄂軍都督，主張軍民分治，首任湖北民政長（亦即省長）為嘉魚劉心源先生，陳文省長開缺之主要人物夏壽康先生為內務司長，旋劉先生堅辭，由夏先生繼任湖北民政長，並以廣濟饒漢祥繼任內務司長，民二夏公調國務院銓敘局長，饒繼任民政長。夏公由銓敘局長調肅政史，在肅政史任內，不畏強橫，數度彈劾墨吏，先有彈劾京兆尹王治馨之貪污，將

王置之於法。又與王瑚等彈劾梁士詒、葉恭綽等，所謂五路財神者朋黨比周，營私舞弊案，最重要者為呈請杜亂防嫌保全清室案，以及領銜取締籌安會以靖人心案，震動全國，袁世凱特予召見觀察夏公為人，結果袁認為書生清談不足計較，惟派夏公任肅政史分巡各省，名曰整飭吏治，實則調虎離山，蓋袁心中畏懼肅政史之阻礙帝制也。

民五年黎元洪繼任大總統，而有府院之爭，均與府院秘書長有關，故民六改任夏公為大總統府秘書長，因張勳復辟，夏公隨同黎黃陂下野，爾後任平政院長，平政院在軍閥割據時代，是北洋軍政府中最高貴而最清閒之機關，夏公得此清閒，用以整理先人遺著。民八秋冬之際，鄂人以王占元督軍在鄂，橫征暴斂，橫行無忌，民不聊生，鄂人請願以鄂人治鄂，此時徐世昌為大總統，即請夏公出任鄂省長，以安撫人心，夏公百辭不獲而同鄉一再催促，黎黃陂息影天津，亦函電催行，不得已才請天門沈澤生（字潤琴）為政務廳

長，恩施饒鳳瑛（字聘卿）為省府秘書長，僅帶庶務王同文，秘書周旋初返鄂，無一兵一卒衛護，赴軍閥橫行之要地，其艱險自可想像。夏公抵達漢口大智門車站時，武漢各界，不期而集歡迎者達數千人之多，足見鄂人之嚮往矣。當日渡江赴武昌，寓都府堤行邸，黃昏即為孫傳芳第二師派兵一連包圍，嚴禁出入，幸電話未斷，由饒鳳瑛與督署參謀長何佩瑒通話，詢以何故派兵包圍？何答並不知情，允轉王占元，據云王亦稱不知，但命撤圍。天明圍解，夏公立即渡江，寓漢口總商會，將實情電報徐大總統，以受督軍阻撓，無法執行省長職務，堅請辭職，徐乃派王士珍南下調停，王到漢之日，王占元親到車站迎接，夏公只派沈澤生代表，王士珍下車後立偕王占元逕赴總商會拜會夏公，夏公戴風帽抱病接待，王督軍占元先深致歉意，謂受部下矇蔽，不知夏省長蒞鄂，當處分幕僚以報命。夏公意態極和陸謙虛，惟仍堅拒就職，王士珍為此奔走武漢之間，最後協調，在漢口舊德租界設行署，由王督軍派政務

廳長賈省長印信至漢移交，夏公派政務廳長代接，然後正式呈報及通告就職，王士珍此行總算有了交代。

武漢紳商各界，請夏公整飭地方保衛團及成立省府衛隊，以安閭閻。乃於漢口設訓練班，以保定軍校及陸軍大學出身之鄂籍青年將校主持，被服裝具由武漢商界自動籌辦供應，同時發表藍文蔚為黃陂，聶世馨為應山，余式穀為鄂城，李漢清為漢陽等縣保安大隊長，並繼續選派其他人員赴各縣，時保定軍校六期甫畢業之湖北學生均願回桑梓效勞，夏公此舉，原為安靖地方，起用正式軍官，則可收事半功倍之效，不意對王督軍構成了嚴重威脅，疑懼交加，似芒之在背，非破壞不可，乃迭電徐大總統以夏公不應成立自衛隊及用正式軍官從事訓練，據當時知悉內幕之蔡希聖（漢卿，民初將軍團將軍）稱：王之函電達五十餘件之多。因之徐大總統再派王士珍南下，要求夏公赴武昌省府辦公，並解散自衛隊之組訓。夏公提出之條件為：（一）第二師完全撤離武漢。（二）省長行政職權，不受任何干擾。（三）軍事需要，省府自應盡力協助，但不得擾民不增賦為限。王士珍轉達王占元之後，王督軍立將第二師調離武漢，並聯袂赴商會面談，王督軍以省長慨允，立即表示竭力協助民政。夏公次日回拜，並遷省府返武昌，正式辦公。不久即有王督軍請增發官票千萬兩之事，以事屬增加省民負擔，夏公嚴予拒絕，即此一事，可知夏公風骨之一斑，不知陳文所言「喜逢迎者」，究為逢迎何人？另有省府造幣廠羨餘及絲麻四局，象鼻山鐵礦租金等，年約廿萬兩

，向由省長自由支付或入私囊，人莫知之，夏公將之悉數撥充為江漢大學基金之事，其處事之清白嚴明，陳文明提「庸儒無能者」能如此否？公因在鄉邦任事，謀事者日以百計，所謀不遂，謗亦隨之。公常有言曰：「不到省公署，不知官可怕」。最後不堪鄂人之擾，心神交困，堅辭者四，並發誓不再做官，徐世昌始調夏公為京畿河工督辦，亦未就職，謝絕政治性之往返，專心禮佛，此民國九年春末之事也。

夏公於民十二年謝世，享年五十三歲，其在京師，受人尊敬，識與不識，咸以夏仲老稱之，其在鄂省治政，夙夜從公，對教育、水利，均有卓效，一生謹言慎行，剛正廉明，足為後世風範。以上夏公出處，在民元至九年之政府公報大總統令內均可查考，陳文之作，不知何所據。

其次為陳文中「逢君之惡」之主角柯逢時先生，陳文謂柯刻薄貪污，也與事實不符。柯先生字迭庵，出身貧苦，所以一生儉樸，自奉刻克，倒是事實，但從未刻薄他人，至於說他貪污，更是有點誣蔑。柯先生初任廣西巡撫，對同鄉在桂官吏及候補者，多予照拂，在台去世之熊斌（哲民）先生，其祖父在廣西為官，由知縣升知州，皆柯提攜之力，此一例也。但鄂桂距離較遠，以當時交通不便情形，專往謀事者，可說絕無，無人事干擾，官聲甚好，及調撫江西，鄂贛緊鄰，一輩可渡，交通方便，故湖北鄉親前往南昌謀事者，多如過江之鯽，大多能文之士，所謀不遂，謗即隨之。所謂刻薄，或由此而生。然其無贛聲譽，實不遜於撫桂。爾後調八省（陝甘川滇黔鄂

湘豫）土膏捐局督辦大臣，正是人人望之欲得的肥缺，然以柯家生活情形為例，可知鄂人善於毀己，柯寓武昌都府堤正街，在武昌各大官公館中，如以柯之地位與官缺，其宅內陳設，除了藏書以外，並無古董名玩貴重擺設，在當時大官府第中只算得中等人家。其土膏捐局總局，亦設在其宅內，武昌一般稱為公館，均有轎廳，（即現在之汽車間），但柯宅僅是臨時在街側搭蓋洋鐵棚作為轎廳，就有點寒儉。其為人精於考核，部下極難作弊，想混水摸魚決不可能，故毀之者謂其性近刻薄，實則以柯先生經手如此肥缺，而使人無從作弊，其本人清廉外，此亦可稱是他的長處，何能以刻薄誣之。柯先生位至封疆，又任八省膏捐大臣，均為優缺，至少可成鉅富，然在武昌，絕未聞柯家有富厚之稱。

遊戲文字，為提高閱者興趣，插科打諢，加以渲染，亦無不可。然亦不可徒逞口舌，隨便下筆，至於陳文內兩則偕聯，諷刺先賢，俱非事實。以我所知，均為鄂人所作，大半是謀事不遂後之怨言，作者之名，余因年老健忘，未能指出。陳君不明實情，捕風捉影，就陳文而言，至少有兩個極大的破綻。第一是夏公任省長，是民八徐世昌大總統任內之事。陳文說黎元洪當大總統任鄂人夏壽康為湖北省長，曾見當年政府公報否？近代史資料中有無佐證？第二是陳文說柯先生以御史而奏請動用海軍經費，修理頤和園，此何等大事，應見於清史稿、或德宗實錄，陳文所說無中生有，請問此項奏章載於何處？